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

明 程敏政 編

頌

節婦黄氏旌門頌 并序

蘇伯衡

姑蘇吳縣之閶門里有旌門焉朝廷所以寵褒姚節婦者也節婦姓黄氏名妙清歸姚氏為諱榮之妻生男女各一人而榮以病卒榮卒時節婦年二十有九

子文聰纔二歲貧甚力紡績以俯育或勸其更嫁節婦曰夫死不嫁婦人之常況有子可從何為而更嫁此足一移我則匪人不聽後十二年張士誠入據姑蘇亂兵掠文聰以去數從人問消息比二年不聞問或曰與日者有子可無更嫁也今子俘矣無論死藉令生歸亦不可望不嫁將焉恃乎節婦曰我豈以子存亡為去留者哉終不聽又四年文聰始脫身來歸節婦驚喜且泣曰姚氏有後矣我死亦無憾後八

年里者列其狀上于縣若府監察御史為詧實以聞制下旌其門為節婦之門則洪武七年春三月也今節婦嫠居且三十四年年已六十有三文聰偲無以侈上賜而昭示罔極聞伯衡嘗遣屬太史氏介朱恪即金華山中求書其事勒諸樂石伯衡惟唐虞三代之世其教既明其化既成其民俗之美至於比屋可封當是之時旌其門閭表厥宅里猶不敢緩然則所謂樹之風聲使民益勸於善雖唐虞三代之聖人猶

不能不以之為務也況當世降俗漓之後有天下者不善其善以為勸奚可哉皇帝受天景命君臨萬邦凡有係於風化者輒加表異蓋以此也而姚榮妻黄以貞節著聞蒙被寵褒如此是猶唐虞三代之民加唐虞三代之令典奚遠近聞之其誰不感慕而興起此所謂賞一而勸百者也不其休哉不其休哉夫推明聖意而播諸聲詩者史氏之職也因不辭而為之頌頌曰

天眷聖神民君民師匪曰治民亦欲迪之聖神奉天式
和民則陰握化權作新萬國褒嘉節義錫以旌書風行
而表孰不彝趨非有館鎋自率規矩四維既張五倫攸
叙吳縣有婦姚妻氏黄年二十九良人遽亡儋無儋石
室若懸罄母子煢煢相依為命霜風淒其落月照
帷閻闢機杼影與形隨人或憐之勸之他適胡乃茹荼
有聲如蜜慷慨自誓辭與涕俱可以人焉而犬彘如我
不即死我志靡他我下從夫我子何如子未成童掠於

亂兵倚閭而望寒暑再更僉曰已矣安知非死無子焉
恃不嫁奚俟婦曰咈哉何言之卑我志可易太山可隳
我志不易仰天一慟血淚雨集時既寧謐子亦生還雖
無甘旨志養攸全郡守御史交謂宜褒乃具封章乃請
于朝乃被綸音旌其閭里若節之報廢其在是昔視其
門門則以席今過其門門有綽楔綽楔巍巍龍光有
耀匪爾之私俾世視傚嗟臣事君猶婦從夫凡百在位
曷鑒曷圖婦道不虧尚稱聖意臣節殫竭有不寵

異刻辭堅珉以昭鴻恩以揚清芬以詔後昆

平雲南頌　　王景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敬武功盪攘羣
雄混一函宇於是偃武修文與民休息垂十餘年
皇帝若曰元綱解紐土宇瓜分朕奮起淮甸鏖戰鄱
陽江漢以清捲甲長驅遂定中夏元君北逃秦晉吳
蜀所向風靡不十年而成大業雖天命有歸皆師武
臣之畧也維雲南一隅獨沮聲教卿謂何如僉曰雲

南塹山墉壑狼子野心聚螯挺獸況巴咱爾斡爾密
為元臣子罔知天命宜其無嚮化心若以天兵臨之
彼惡能敵帝曰俞哉乃命穎川侯臣傅某西平侯臣
沐某永昌侯臣藍某將鷹揚虎校之士三十餘萬
聲罪致討樓船敝江旌旗亘天星流電邁分道並進
大軍繇貴廣軼普定下牂柯深践不毛奇軍繇羅
佐闗擊烏撒攻可渡河大會于曲靖疾若風雨所向
克捷元兵蜂屯蟻聚毋敢抗我師者先是下令曰

若至曲靖便可輕騎長驅未至十里許大霧霧元司徒達爾瑪拒烏白江為陣未成列我師涉水以濟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爾瑪陷于淖生擒之殺將士若干人元兵大奔遂分兵逆可渡河望風席捲梁王巴咱爾斡爾密棄城遁至晉寧率妻子死之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戶若干馬牛軍實無筭三帥承制建官大軍鎮焉遂下大理拔金齒凡雲南故壤皆郡縣矣明年遣使降車里降緬降八

百戚以壤奠貢洪惟天兵不洟十辰拓地萬里西南諸夷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哉盖天子文武神聖徯來望切而有三師善長駕遠馭也上自漢唐以迄于元羈縻而已乃今與内地等功高千古信乎王者之無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獻俘授馘定功行賞封傳其為穎國公諸將以下進爵有差嗚呼古之有盛德大功必形諸歌頌皇風與大雅作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謹稽首頓首而為頌曰

皇明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穹武功煌煌三光耀霊海
宇聿清叶氣嘉生蒸為太平蠢玆蠻方稔藏奸凶恇恇
檥檥以褻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呌
呶皇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鑠王師
赫赫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震霆日
星晦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俘彼勁兵征麾所指載揚
天聲戢不貪殺殺不郤降斥原䟽𨚗以迄用康大憝聿
逋筐玄篚黄拓禹之跡維周職方表方建官棋布星分

仡仡大城以奠其民滇外諸蠻厥誠以輸昔也猰貐令為騶虞戴駟載伐戈鋋不腥南金象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三帥僉同維一乃心上毗帝聰大烈之龐超漢軼唐風雲胥慶天地開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釐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

四裔咸賓詩 有序

解縉

皇帝臨大寶之明年紀元永樂嘉與萬方共躋仁壽一德感孚休祥昭應民安物阜四裔畢來東若朝鮮

日本暹羅東南若琉球中山南北有安南占城西南海東洋爪哇鬼方緬國木邦孟定麓川威遠八百老撾車里西若烏斯尼喀巴拉西北輝和爾匈奴哈密遠者數萬朝聞夕引奉貢儀物皆至京師其文辭稱述盛德對揚鴻休誠服心悅發見于外殊音重譯異服奇詭懽忻攸同嚮慕無已庶衆聚觀天下忻喜咸相謂聖神光被如日月之照臨天行雨施妙運莫測垂裳拱手於穆清而有生之類盛利見于四方萬里

之遠鼓舞輻輳而歸之來享來王而不能已吾民何幸而臻玆嘉會實萬世一時也朝之羣臣亦咸相謂虞舜有三苗之征周公有戎狄之膺宣王逐玁狁而秦漢及隋疲弊中國力夫之爭無時或寧唐宋否極上天厭罪命我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起而定之不令而從不言而化八表同風四十餘年皇帝以聖繼聖比隆唐虞殊方歸命者接迹而至宜有詩歌垂之頌聲軼遠古而過之

又咸謂臣縉宜為義不可辭則合羣臣百姓之言從容奏寫皇帝曰咨周家九夷通道太保進旅獒之訓虞廷干羽既舞伯益有儆戒之箴故愚者常以小康肆志賢者不以外物動心朕方兢業於初服是何足云頌聲其為作君臣相飭之歌以繼虞周之治臣縉竊謂自古頌美而寓規諫皆臣子攄誠委曲之小心臣愚不及此乃自皇上發之是誠萬世一時也謹拜手稽首而獻詩曰

皇帝明德與天同運華夏奠安四夷効順限山阻海風氣不通不招不約奔走來同梯陟峻阪航涉濤瀧沍寒溽暑赤雪玄霜殊形奇醜異服紛厖鬈髮焦赤睒睒深黄猩唇猳喙黎面文身袒跣椎結皮裳卉巾離披落索揺曳縈纚鞮鞻殊音侏離禽言咿嗢重譯舍館授餐窮物式陳兼金玉璸齒革羽毛服食器用皇帝儉勤異物非重厚往薄來懷柔無外八表同仁膺兹嘉會以心感人人心自歸其來無喜矧往或追陋彼漢唐好大喜功

本之不競而末是從苟得其人不為富強苟得其地不足廣疆耳目細玩惟彼所産躭玩惑心悔之已晚皇帝明德謹之於細慎始惟終圖難於易照乘之珠衆庶所嘉詎若得賢照千萬里四夷畢來衆庶榮之曷若中夏一民無饑明良責難安不忘危小臣作戒賢聖是師

御書嘉禾詩頌 有序

洪武二十有八年秋九月壬辰朔庚戌北平永清衛之龍門禾有異莖同穗之祥其三榦合為一仍三穗

者二三穟合為一仍二穗者六是歲大熟今上皇帝遣使來進羣臣上表賀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親御翰墨為詩一章以賜今上皇帝其詩首言創業之艱天命之不易除暴禁亂之師撫民致治之畧中言天錫豐登之屢史書垂示之嚴明堂禋薦之重末示謙沖戒謹之意為善不足之誠大矜下民之患與民同樂之盛心溢於言表蓋不以嘉禾之祥為可矜而以為可懼而思以自勉

聖不自聖兢兢業業足以垂訓於千萬年今上皇帝
服膺聖訓念手澤之存諷誦追惟不能自已乃永樂
三年九月朔旦用摹勒于石拓本裝治成軸分賜諸
王及近臣於是臣縉亦得與賜焉又適有嘉禾之瑞
臣縉仰惟日月之光華昭著于天地其溢而上者為
慶雲為景星為霞五色其下者為璿珠為美玉為丹
沙使人歆慕而寶愛者皆日月之餘光也古先聖帝
明王有日月光華之德其禮樂文章流風遺韻之傳

若詩書所刻百世之下光景常新猶足以使人歆慕興景星慶雲諸福之物同一快覩而況身被其澤目覩其盛鼓舞涵濡其有不發而為華封之祝康衢之謡以自鳴其慶幸之萬一乎實人情之所不能自已也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洪武乙亥秋穀登朔方龍門嘉禾生三穗二穗交而騰異本同類同敷榮蓝珠金粟隔露凝靚藩錫貢來神京玉匣上有黄雲蒸衮衣當日御彤廷百辟忻嘉陳休徵四

野懽呼傳頌聲帝曰俞哉稽之經旅命歸禾凜不矜作
詩致戒尤丁寧昌言受命畏天明降福穰穰恐弗勝庸
錫親藩鍾聖情亦知玄德由茲弘十年事驗天威靈聖
孝通天推至誠永樂重華信有禎賜詩日閲心屏營手
澤猶存訓服膺毋御翰墨懷牆羹想當睿思王几憑智
周入極通杳冥重念稼穡憂農耕暑寒怨咨憐獨煢秪
願年登百穀成羣臣環列忭且驚百神降監來軒楹雲
霞的皪飛陶泓鴻章聖藻驅風霆造化萬彙皆流形工

巧人爲何足稱奎章爛爛不可名但見東壁餘光精刻以端溪紫玉英摹本裝以龍鸞紋頒錫羣臣荷寵榮天球大訓河圖并人文至寶奠八紘夜夜虹光燭太清聖子神孫萬億齡萬世黎民歌太平

視學詩有序

胡廣

皇帝即位之初載夙夜延訪羣臣博詢治道從容燕暇召二三儒臣于前而諭之曰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道何由咸頓首惶懼不敢言明日又問訖無敢

以對上曰必使天下人人崇尚儒術其機在上於是
咸稽首曰誠如陛下所言至是求賢之詔屢下凡巖
穴幽潜之士占一技能者即禮聘之闕下親承顧問
命之以職而優待之故四海之内罔有遺才焉明年
策多士于廷簡其尤者三十八人俾究極羣書期其
至于古人一切政事不以干之恒禄之外復有他賜
鼓舞作興之道至矣天下之士聞風而歆慕者皆奮
躍於下有菁莪棫樸之盛乃永樂四年二月朔勅羣

臣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道在天下載於六經天下不可一日無生民生民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朕將臨國學躬禮孔子以稱尊崇之典所司其差吉日行之於是有司差以三月朔日辛卯是日昧爽上備法駕謁廟行舍菜禮先是命禮官考謁廟儀禮官奏宋服靴袍行再拜上曰見先師禮宜過厚至是上服皮弁行四拜禮禮畢駕幸太學授經祭酒臣儼司業臣智賜之坐講文武三品以上及翰林儒臣皆賜坐

聽講講畢賜茗飲降玉音難問勉飭衣冠之士及四方之人圜太學而觀者以億萬計視東京永平無足言矣明日臣儼臣智率六堂儒生上表謝錫賚有差大宴羣臣于奉天門莫不懽忻踴躍以為自古帝王崇尚儒術未有若此之盛臣仰見太祖高皇帝告成武功大興文教臨幸太學親講經書與諸儒難疑答問終日弗倦今伏遇皇上尊信儒術躬率舊典有光前烈揆諸古昔誠無與比故盛治之風薄極海宇凡

四方僻逺非一譯所能通者遣一介之士持咫尺之書以諭之莫不奔走順服頫顙闕庭夫豈威力所能强是皆文教躬行之効也臣維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為終始其在於人心者昭晰不泯當聖人在上天下文明則其道大行皇上全聖智之徳居至尊之位恢弘治教表章孔子之道如日麗天中四海之民皆仰見之俾知所趨向皇上作興人心推明世教誠有以度越千古非近代帝王所能及也臣廣猥以菲才幸

依日月之光獲覩文明之盛職在紀載不敢以黙謹述為古詩一章以獻以播盛美於無窮焉詩曰

維古聖神繼天立極爰修教化以彰明德曰堯舜禹所傳一心無間顯微爰有古今學校之政教化先務三綱以正九疇攸叙周綱解紐正路日堙不有至聖孰宣人文大哉孔子道高德厚出類拔萃生民未有祖述憲章乃欲無言賢於堯舜事功則然教化無窮如天垂象六經昭晰萬世尊仰至治之要一本於兹生民永賴帝王

實師於皇太祖受天明命道侔天地卓冠前聖武功爰
定文教首崇表彰絶學大闡休風載新庠序甄陶士類
親臨璧雍以嚴視事躬御講筵觀者如雲衣冠萬國集
于橋門猗歟盛哉亘古莫比為憲萬世式承無已皇帝
纘承舊章是遵緝熈聖學弗懈益勤季春初吉躬視廟
學舍奠先師秉虔有恪衮服大圭星弁煌煌穆穆清廟
濟濟祼將載臨講席列侍羣儒紬繹問難六經羣書聖
道顯明皇心以喜章甫逢掖蹌舞士子圜瞻萬億華夏

蠻貊鑿齒雕題亦皆夷懌治有先後教有本源仁義之訓彌久彌敦於昭聖皇適駿有赫洪化維神無思不服

平安南詩　　楊士奇

臣聞天以風雨霜露育成萬物聖人以禮樂征伐綏輯天下一出於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雖聖人不忘用兵亦不去兵以為治洪惟我國家肇興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深仁大義順天應人平靖四方以教以育罔有

孽害時謂泰和至于皇上益廣仁義禮樂之化海内奠安四方嚮慕大小遐邇熙然同春惟是安南其王孱微其賊臣黎季犛暨其子蒼沿襲悖凶屢弑國主淫刑暴斂毒虐下民滋久滋甚皇上閔焉弗寧發詔使諭使還悔賊罔忌畏數侵掠厥鄰占城又寇我思明禄州寧遠之地在廷之臣咸請發兵討罪上曰彼匪人乎斯不可終化發詔使申諭焉賊聞其主有遺嗣子奔來京師即上表謝過請還之上曰彼其庶幾

有悔予遣使者衛送出境賊伏衆邀遏使者執殺其
主遺嗣子事聞皇上震怒召文武羣臣諭曰予承天
命保康兆億民一民弗獲惟予弗恭人有弗迪而遽
誅斯過抑厥自新乃有弗迪至于再三而釋弗誅惟
予弗君今盜滋弗迪予必不釋將往大正匪予志用
武惟盜滋稔惡羣臣合辭力贊必決乃告祀天地宗
廟及天下山川命征南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參將
暨神機橫海驃騎游擊鷹揚五將軍率師討賊師發

金川門上臨江送之諭之曰汝其代予往行天討惟盜曁厥子必誅弗釋曁同惡必誅弗釋凡厥脅從咸釋弗誅惟茲安南咸朕所統厥民滋困于盜罔攸訴告汝其代予往予毋有侵害或有侵害即既殄戮盜猶底汝罰既殄戮盜其咨求其王遺嗣子俾統治厥民往哉惟懋師入安南黎賊脅驅其民號為百萬拒于境上民聞王師來為己除害皆倒戈迎降師渡富良江入其東都城又入其西都城如蹈無人之地賊

窮迫盡棄其衆獨與其孥數人並海遁去王師追之悉生縶之不遺一人乃縱所脅從咨民所苦罷其苛禁敷求安南王遺嗣民既罔有侵害又蒙哀矜郥恤悉觧去所苦咸竊喜曰我幸復見今日幸聖天子不遐棄我萬里外而復生我欣然如脫虎口歸慈父母相率踞軍門言曰惟故安南王遺嗣悉殲于寇暴無遺惟茲土故隷中國誠願復列中國氓宻比聖化俾我暨我子我孫咸免於荒遐軍中獻所獲俘且具言

民所欲皇上重違民意下詔郡縣其地選置守吏復置交阯布政司總之在廷文武羣臣上表稱賀臣惟安南本漢南越地武帝置交阯郡暨五季丁氏竊據之始僭稱王宋弗能制因授之率循為常更歷數姓蟠結深固屢叛弗服宋元數舉兵誅討無成功皇明奄有四海率先欵服曽不踰世終梗冦盜天地之德務隆包荒累誨弗悛肆急援溺仁義之旅弔伐並行恩威所臨有迎無拒累月之頃肅清凶慝大拯塗炭

弘復疆土功德俊茂振古無倫焉惟古帝王施德建功皆有頌歌傳播後世臣忝列從臣後輒擬古作者之意撰平安南詩一首以示後來謹拜手稽首上進

詩曰

維天生民咸俾遂適有攸弗及肆命有德惟德格天為君為師以教以治俾適咸宜天啓皇明悉畀所覆明明太祖生育教誘衣之食之邇安遠歸禮昭義布長幼尊卑皇帝繼統四方萬國益富而教和豫安適蕞爾蠻夾

醜孽其間為狼為豺小大畢殘皇曰彼醜匪與人類庶或改率予其化誨誨言諄諄弗遷益驕戕暴厥鄰盜我邊郊百辟文武頫伏陛言弗時翦屠將俾蔓延皇曰申誨猶或改率弗改弗率跳梁狂猘偽恭顲命賊我使人暨彼遺孽磔身百分皇曰彼醜獸心靡易螟螣弗除過遺嘉稷惟皇上帝付予八埏有溺弗援予滋違天誕命將臣暨旅師徒往勵汝勇往宣汝謨咸弔困窮殲惟醜虜職敷予仁匪曰究武六師遄邁辭直氣厲涉危蹈深

若履平地啴嘽烈烈赫赫業業如飄劉劉如霆戳戳蠢彼醜虜脅驅為拒仁威天降孰有強禦雞翎夜闢富良為帶投兵委戈奔降逐拜乃入交城乃走兊渠縶之海隅如探取雛乃咨脅從悉脅而縱乃視交人爭其疾痛交人悴悴爰始色温舒其兢兢爰始笑言交人有言我困荼毒天子生我旋癘為福交人有言我初匪夷逖逺淪汙陷玆塗泥天子聖仁昌返我初内我庇我永康不虞俘獻于廷天子受之民有願欲天子予之四方有聞懽

喜告語天子聖仁我有父母救民之疾不以遐僻有梗弗率必誅不釋天子聖仁孔武且神孰其為梗鑒彼交人芒芒四裔威服德拊巍巍中夏尊安鞏固海航陸車來享來庭千萬億年拱我皇明

騶虞詩有序

梁潛

臣聞自古聖帝明王至治之極必有禎祥若麒麟鳳凰醴泉甘露應時而產皆所以符聖徵彰至德者也乃永樂二年秋八月皇帝冢弟周王

畋于鈞州厥有異獸白質黑章猊首虎軀其狀
孔威不可迫視王俾部曲俟之其性孔仁遂擾
致之以詢之故老葢古所謂騶虞者此其是已
夫惟仁君有至信之德則見於是九月丁未王
率厥屬表獻闕下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以
覲不震不動柔伏自然皇帝若曰厥爲嘉瑞予
罔敢知維致自昆弟之邦予其嘉焉於是太子
太師淇國公臣丘福謹率百官上千萬歲壽既

而京師人士忻喜聚觀咸以為聞自古昔見始今兹臣潛伏覩盛典不敢自默退而考之騶虞詠於詩記於禮列於傳記或以為義獸或曰仁獸或曰聖獸至以為嘉祥者則其言皆同也傳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洪惟皇上紹登大寶率由舊章親親而仁民恩沛而義洽萬方咸和以及乎庶類黍同穎於郊蠶成繭於野文犀白象諸福之物抑之而愈臻却之而復至何其盛也豈

非上天以是昭至德哉臣潛忝職記注苟不形之歌詠以垂示無窮輒為不職謹百拜稽首而

獻詩曰

於穆聖王綏德兆民端本自家篤於周親恩沛義洽如煦春陽至和沖融發為禎祥禎祥伊何厥惟騶虞產于王國惟皇德符王馴致之獻于帝庭素質玄章雲舒霧凝帝乃觀焉載戢其爪爰言究之踐匪生草吁嗟騶虞外何其威內何其仁匪苞而

鳳匪角而麟吁嗟騶虞曷為來哉王拜稽首皇則召之皇之仁民淪膚洽肌弘暢旁達物以不疵皇之孝友本乎至性萬邦咸懷物以類應皇帝曰俞惟王信恭王乃麟趾奚必騶虞皇帝曰吁凡百在位惟德召和匪物其瑞庶臣拜手皇帝萬壽慶祥畢臻德音是懋

瑞應甘露詩　王直

臣聞聖人之德配天地則天地之心欣合無間

故必凝英萃和以昭其盛若黃帝之甘露虞舜之卿雲是也恭惟皇帝陛下以至誠之德統承太祖高皇帝基緒繼述之孝不忘乎公遵用舊章未嘗改作德化所及罔不愛戴故自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臨無有遠邇熙然泰和動植之物亦各生遂而太祖高皇帝之盛德大業愈益光明是以天發其祥地闡其珍景星慶雲醴泉甘露嘉禾瑞麥麒麟騶虞諸福之物駢臻

沓至此臣等之所親見天下之所共知也而聖
心惓惓益勤不懈乃永樂十七年十一月某日
甘露復降于孝陵凡四日松柏之上凝為玉脂
融為瓊液粲若垂珠聯若編貝臣民聚觀鼓舞
懽忭咸以為甘露之降不于其他而于孝陵者
蓋聖孝所致也於是皇太子命採取馳獻于北
京皇上祇薦宗廟頒賜百官芳香之氣旁達左
右甘美之味莫可擬倫誠天地之精英聖明之

上瑞所以彰皇上之大德為天地之所悅鑒景
命之隆長太平之悠久歷千萬世而益盛也昔
虞舜有卿雲之祥百工相和而歌之萬世之下
因是想見帝舜之德使人起敬起慕今聖德之
大實同天地甘露之瑞不減慶雲是宜有紀也
臣愚不自揆輒形之聲詩以繼虞廷之歌垂之
萬世使知聖德格天之盛巍然煥然如此臣等
誠懼誠忭稽首拜手謹言　甘露昭聖孝也

有瑞甘露其集瀼瀼被於長松孝陵之岡如珠之英如瓊之漿於粲其光承彼朝陽有瑞甘露其融湜湜亦被于柏孝陵之側如肪斯白如玉斯潔其馨有烈敷暢旁達維彼露兮天乳之滋維此受兮上帝之貽皇有大德神人具依集此大瑞福禄攸宜皇德之大實配于天永言孝思太祖是憲懿彼舊章于嗣于宣夙夜敬恭穆穆乾乾維太祖肇邦皇以廣之維太祖受命皇以康之顯顯大猷萬邦

仰之巍巍成功無以尚之上帝太祖樂此德馨屢
開厥祥甘露斯零甘露斯零維帝命是膺維太祖
是承皇祚以攸寧乃取乃獻皇太子之恭乃賜乃
頒以洽于臣工匪飴匪酮既甘既融靈液攸降物
莫與同臣拜稽首天子萬年以臨下民以對上天
維禎維祥繼繼綿綿聖子神孫萬世之傳

芝頌

禮部尚書毘陵胡公於廨署之南作小軒以為思政

之所凡公之佐天子舉禮樂以施政教則必思其宜於此而後行之天下公忠信明達君子也其精神感而和氣應之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宣德八年九月軒之中鬱鬱隱起發而視之有芝生焉其色純白如刻玉如截肪輪囷敷暢鮮潤華好公卿大夫來觀皆以為瑞而賛詠之夫芝之瑞始於漢重於唐至宋而極盛蓋謂和氣薰蒸之所成非人力能為也然彼宮殿門廡之所産者國之瑞也生於士大夫家倚廬齋閣之

中者家之瑞也今皆不然惟於公思政之所見之盖公盡心於其職故天以是彰厥美則兹瑞為公精誠之應無疑也然竊思之公之所任大矣其應亦有大者焉此特其兆也禮曰樂者天地之和禮者天地之序又曰禮樂極乎天蟠乎地行乎陰陽通乎鬼神此豈細務哉今上有聖明之君而下得公之賢以為臣厚禮樂之本達禮樂之用極其至也天地安其位日月著其明四時寒暑順其序明而為人幽而為鬼神

流而為川峙而為山精而為百穀粗而為草木鳥獸一皆遂其性無毫髮爽焉至和之氣充周于六合之間則甘露醴泉器車馬圖龜龍麟鳳諸福之物靡不畢至而國之大瑞備矣故曰此特其兆也有其兆而贊詠之思述續其大者云爾烝民之詩尹吉甫送仲山甫也而序者以為美宣王蓋能任賢使修其職宣王之美見矣今公之有此皆上委任之所致則諸公之贊詠雖以美公而亦以美朝廷也作芝頌

春官名卿禮樂宗兹誰任者毘陵公美哉新署鬱穹崇
華軒結構居南東聖明在上眷遇隆懐清履直持敬恭
孜孜夙夜亮天工施諸政教審厥衷精誠孚暢靡不通
靈芝煌煌產其中至和絪緼之所鍾殊姿吝理鮮且重
刻脂鏤玉紛璁瓏參成樊桃差可從瑤英紫脫徒芃芃
嘉生本自造化功滋殖豈與凡卉同知公秉德久愈充
輔翼帝道宣皇風上追夔夷躡高蹤體信達順更豐融
四靈畢至百福隆君明臣良格昊穹頌歌繼作聲渢渢

鴻名赫奕垂無窮

明文衡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明文衡卷二十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翁樹培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薛夢陽

明文衡卷二十一

明　程敏政　編

贊

龍馬贊

宋　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即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阬在兩山之中泓渟奫深開闔靈氣而蛟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

酣邑夷人立栁阬畔擇牝馬之貞者縶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盖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之沙上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荍而節宣之暨産必獲龍駒焉粤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阬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貫膺絡腹至尾閭而止精彩明晃振鬛一

鳴萬馬為之辟易驩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英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詔有司以牲牢祀于馬祖然後勑典牧副使臣高敬囊沙四百斛壓之人跨囊上使其游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躡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為飛越峯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馬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馬出渥洼水中

馬之生於水者尚矣養龍之説雖相傳於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位大寶日之所出日之所没無不梯山航海獻贄奉琛遹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鷄貢于三佛齊之境其他佹形僪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况此水産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懐保於小民巖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黄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産未嘗有心求之

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於天閑十二之中揆之於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遣黷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辭一首以貽諸後世贊曰

天駟熒蛟龍升靈泓澄神馬生祥飈瑞靄晝杳冥天一翕聚通精靈龍胡漢郊祀志龍垂胡髯胡乃頸下垂肉盈皃臆輕竹披耳鏡懸睛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溝有血霞流赬振鬣鳴萬

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軿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内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圍貳師城乃知天子在樹德不必連年徒用兵

滕奉使賛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醮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

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竝言之事兩夫者雖辨如虞姬智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唐郭子儀封汾陽王）才如西平（唐李晟封西平王）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於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

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鴈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黄旛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黄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面事讎其後雖欲奪兵伏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啻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

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配之有聲烈烈黃旛裹屍以全臣節如璧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碣

滇涬生贊

滇涬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

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曰宇宙大虛一塵爾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尚了然心目間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同葬王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冢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内外觀象數十篇余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

久矣乃言于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繇聲音起生神鑒頴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為不及學既成去隱宣歙間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畫市大衍數夜沽酒痛飲飲即吐吐即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

祥也似道未觧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曽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為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闃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宫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道亦殛死臨漳丙子三宫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

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為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入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詘駁以為樂及論後天則尊羲畫為經彖文繫辭為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為九師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記爾蓋生聰

明絶人未聞道而驟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
酒難近又好訐人隂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罪有從其
學者唯國子簿吳淡進士彭復樂師之淡不卒業復
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適時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
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復後又授鄱
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
山姓鳥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予門汝可出
藏書示之立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

烏名雀鵬飛也生所著書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緯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於世

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予玄黃昔我素王韋編三絶墜緒微茫誰其我綴我參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矑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沖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崖我陟其

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非隱弗傳有寘者家卒詔以宣或得其蛹載神子言炎炎宋籙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士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藻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美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瑟又龢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旗旐央央戎車龐龐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腥其檝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恒言風雨漂搖頁

宇障之涉于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樵子子焉依國武
斯隊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鴞舞於林鬼瞅于
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愬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于
寘睠生之為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
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
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
古何今

陸秀夫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雖遐兮龍堂則邇玉雪皦如兮肯汙泥滓赤日出海兮爾心不死

文官花賛　　胡翰

覃木之植鍾美於天地著見於古今者其品多矣大率以不恒有為瑞以不多得為貴華平實連紫脫閼閲國家之瑞也曠代始有之揚之瓊花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豈世所多得哉物皆然今鎮江其地即潤也范氏世居之為望族有花曰文官先世所植也自

吳中富人及京洛公卿之家斥苑囿飾亭館競一花一草之奇以夸示世俗極游觀之娛者往往求若是花蔑乎未有聞也當唐之世唯學士院有之其曰文官意亦以是邪范氏世業儒以詩書起家為令宰任司臬者衣冠相望於宋元二百年之間其於是花亦有不期而符者邪天地生物自形而色白者不能以為緋碧者不能以為紫今以一植而具有其美一日而遞為之變其得於造化之妙非人力能致之唐人

以戎王子為異花若文官乃異花也夫以造化所鍾之異天下不多得之物而又植於衣冠之族又有名公卿如辛幼安者本其所自而書之製為樂府以歌之雖謂之美瑞可也而顧不厠於瓊花玉蕊之列者蓋范氏故閥閲也其花先世所植手澤也非若蕃釐招隱老佛之宫瓊花玉蕊人得趨而見之使人得而見之有力者將取而去之矣則范氏珍之宜至而傳之不廣也天下之物負其所有不自見於世者皆是

類也余老矣於世無所好顧以平生不知有此花一旦聞之可為寡陋之歎不能無幼安豪發之情焉乃述其事以貽其後人從而為之贊曰

泰園委和嘉植挺生抱素含貞揚采代榮如彼命服品秩有章下民所望君子之光我徵前聞厥類匪一瑞木四照神芝五色不貴異物邁種厥德于古有訓君子是式

靈峯寺植木贊　　劉基

靈峯寺有松杏與樸竝植焉劉子見而感之為作贊

曰

杏葉葱芊有子可以實籩松枝扶踈有苓可以引年樸

狀如樗衆蠹所穿擁腫液䐈不可以鐫胡並植于庭涵

厥醜妍明堂求材般趨爾先松戕杏割樸獨宛然嗚呼

樸乎孰女之憐維女之全抑棄於人乃獲乎天耶

宋景濂像贊　　　　　　　　王　褘

外和而神融内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

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間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筮作贊有序　　唐　肅

予子之濘欲筮而無蓍請以竹代之予曰易謂聖人之德幽贊神明而生蓍則蓍固靈矣然地無蓍可廢筮乎屈原離騷云索藑茅以筳篿漢方技傳亦有筳

篿須臾孤虛之術說者曰筳竹篿也楚人以結草折竹卜為篿然則楚人之筳篿以無蓍歟夫蓍蔡產也大龜可卜者出於蔡上有蓍百莖下必有靈龜守之蔡非楚地故以筳代蓍而卜焉今越去蔡尤遠蓍或不能致則倣筳篿之法無害况吾所以質諸神者在誠不在物之涬既作之因為贊俾刻其櫝云辭曰

祝蜥蜴以祈雨龍之同類也禁原蠶以助牧馬之同氣也縈竹之視蓍均草彙也虛中弗窒又圓其外也虛則

有靈具乎智也著百莖而同本合萬殊為一致也以有代無理或弗悖也爰韜爰櫝受命則出也載營載畫吉凶以示也於戲泰筮神明之攸寄也曷竹曷著惟秉誠之無貳也

太師韓國公畫像贊　蘇伯衡

堂堂韓國秉國之成鴻業以定經費以盈羣賢以進百度以貞四裔以服品物以亨公初無作孰得而名天實生之光輔大明天下之士睹其儀刑想其風采不謀同

聲曰漢蕭何唐之玄齡功成而退不伐不矜袞衣朱舄安享尊榮蒼顏白髮時遊大廷其德日新其福日增天子萬壽共享太平

宗忠簡公畫像賛

公之力足以旋乾而轉坤公之功足以却敵而安夏始以一言能返北斾而南還後以二十四疏不能回南轅而北駕且留鑰之任方切而巧言遽入於帝聰度河之志未酬而大星已殞於中夜何人之於公則知娟嫉而

天之於公則不知假借此有志之士百世之下所以想英風而激昂拜遺像而悲吒也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敬贊先正誠意伯畫像　劉仲璟

虬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戚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

未盡其用者盖天也耶抑人也耶

田疇賛有序　　方希古

智勇人之所有也善用之為難忠義人之所慕也審處之為難天下非無豪傑之士而功不見著於世何耶豈其智勇之不及忠義之沮喪歟用之失其時處之違其機者衆也茍或不用於曹操則可以比子房董卓吕布不為逆亂則可追韓彭廉丹王尋為漢而死則有以與周苛等而皆不免於君子之誅其迹同

而其所為異也漢末之亂酷矣余求奇士於其時得一人焉曰田疇忠不避難勇不畏死奮然感劉虞之遇而思為之報讎公孫瓚既亡謂可以盡力者漢室而已故應曹操之辟既而知操非忠漢者也故辭封侯之爵介不同俗清不悖倫忠在樹功義不茍合其才良其行果蓋豪傑之士非當時姦雄所及也論者眩於成敗使操以有功見取而疇之志義不大章明於後世豈不謬哉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

為若疇者庸非其人耶其不成功者命也豪傑之士制於命而不獲施者衆矣善觀人者觀其志不觀其事觀其器不觀其位由是而言士之不幸者獨疇乎哉吾是以悲而賛之其詞曰

古之觀人不於用舍考其所存以第高下譬諸龍駒垂首糞車豈以其賤斥之為駑齊侯千駟如南面王仲尼之嘆夷齊有光漢季分爭得國者操吾獨何為田疇是悼操雖據國犬鼠之雄殺后無君天下不容奚若君疇

忠義蓋世委質劉虞身世靡二使受之命為漢大臣殺操復漢必不顧身嗚呼鄙夫惟利是就誰能為儔我與為友

翰林待制華川王先生畫像序贊

傳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其得人之謂乎故善觀國者不觀其甲兵之雄財粟之多土地之大而觀其得人賢否誠得其人弱可强敗可成不得其人雖威力富庶敵於海内亦不免於亡天將授人以天下亦必

授之以守天下之器賢者之所在天下之所歸也當國朝之始興地界於羣雄之間最微矣然是時有數君子者皆起而從之識者已知天命所屬既而或以功業定亂或以文章贊化卒能合四海於分裂之餘不越十年遂致平治嗚呼是豈非天哉烏傷王先生充在數君子中博辨通達以文章名上之為吳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教理陞禮部侍郎兼引進使轉起居注出同知南康府事及上即天位召入議禮改章

州通判會詔修元史遂徵還與金華太史公俱為總裁及史成拜翰林待制未幾而出使西陲雖未獲究其設施然其有益於國者大矣世之趨近功者恒謂儒者不足為時重輕此非知本之論譬之人身彼一才一藝者猶手足耳目然而賢者則元氣也人見手足之能持行耳目之能聽視而不知皆本於元氣不亦惑哉某幸受業太史公而以未識先生為恨先生之子紳以畫像見示乃叙而賛之曰

天眷有明勃然龍興豈惟智謀得人乃成其人伊何匪將匪相爰有君子海内之望望既歸之孰能違哉彼王彼侯小大畢來惟華川公蔚其文雅位雖不崇名動天下人知其名豈知其心我懷德音山高海深

義鸛賛并序　　高啓

吳報恩寺浮屠之顛有鸛二巢焉以遊以宿出返必俱一日其雄罣脛輪索中奮翼臼擲空懸弗脫雌下首大鳴若籲于人衆憐之莫能升遂宛轉而絶雌依

其傍弗去羣烏欲磔之輒引喙怒逐不使近逮毛骨盡化乃已余居直寺東嘗見其彷徨飛旋形貌慘悴風雨之夕哀唳噭噭若號慕然余念夫世固有伉儷相悦者矣一旦失所天哀未改而已他適塗膏自媒唯恐非艾晨眺夕噱曾無含忸世嘗以禽喻惡人寧不辱是鸜哉迺贊曰
嗟爾鸜乎維烏之特猗雄死自守禦烏之賊猗獨棲于標夜失其匹猗哀嘶返顧不啄而食猗厥質始化豈貞

之𩲸猗匪魯黄鵠孰配爾德猗

戴院使賛　　茹常

神閒以清氣和以平質頎而厚貌澤而明學則究軒岐之奥書則啓金石之經昭代之老處朝廷盖得其道醫國之手雖蠻貊亦知其名懐仁慕義秉徳存誠是宜受高皇之奬譽荷今上之寵榮齒餘八袠而强健身備五福而康寧若夫託泉石之高致締松桂之幽盟彼畫史者徒知寫其歸隱之趣而莫能得其戀闕之情也耶

陶弘景讃

王達

士之善於觀人者往往不於其事之所已為而必原其心之所隱微者而觀焉惟能原夫心之隱微者而觀之則其為人者昭昭矣彼泥其迹之顯然者而觀之夫豈得容偽於其間哉吾於齊梁之際得一士焉陶公弘景公生而有異四五歳即知用荻晝灰以為書甫長讀書萬卷以一事不知為之恥齊高帝作相用為諸王侍讀彼時雖在朱門閉影息交不外物接

永明間挂冠神武門已上表辭禄矣當斯時也窺神器者匪一人朝為君臣暮為讐敵朝為揖遜暮胥篡奪雖欲以力濟之奈天道之未定何於是自勾曲遍歷名山尋訪仙藥每經澗谷必坐卧於其間所居皆植松聞其聲輒欣然為之樂性好著述凡陰陽五行風角星算山川地理方圓産物醫術本草罔不洞究自以為神丹可成壽可致梁武資之以黄金朱砂等物亦不靳而受之至八十五無疾而逝夫當太清之

際以梁武為故人取宰相如拾芥此衆人所不能得而公可得者可得而公恬不為之意茫然與世相忘焉公之賢為何如蠱之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不偶於時者之所為也公可謂偶於時矣而猶不出者庸詎知天下無可事之主哉故其詩曰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朝陽殿遂作單于宮厥後天下玄理浴興武事日弛侯景篡位實在昭陽然則公固有遠慮先燭之智矣亦豈可謂公為長逝忘返而無

憂世之心者哉予故仰其高風想其遐躅原其心之

隱微者為之讃曰

蓮華既高芝蘭斯晦梟鴟成羣鸞鵠斯退君子知微黙

領心會醇酒雖甘詎宜忘醉哲哉陶公靡所不通糠粃

富貴勾曲之從月高秋肅一枕松風安知其他我保其

躬彼不知者謂公少疵山中宰相夫豈介而我知公心

澹然無為不與物絶龍變是宜上陟下替世道日榛寧

於其時俯仰屈伸烟霞泉石今古乾坤高風邈哉不見

其人

自題侍教像贊

楊士奇

此老之生今七十有三年其仕凡三十有七歲歷事四朝恒持一志顓顓乎炏慎肅肅乎嚴畏不敢內非類之交不敢儌非義之利禄愈增而意愈濇秩愈進而心愈惴治官務如家務視海内如室内雖不能萬一之有濟而不敢須臾之或怠誠懼上孤明聖之恩有忝清白之世閱春華之屢謝撫寒栢而猶翠聊自寫其素存示同

宗以祗勵

族孫挺來北京旦夕在左右里蕭生為寫侍教圖挺以求賛因謾書此然士之師古挺尚從事乎遠且大者可也

七十歲自賛　　楊　榮

荷蒙先世積德之厚叨承列聖眷遇之隆久侍禁近蕒效愚忠當齒力之既衰尚責任之愈崇自愧乎進無所補退不我從徒存心之兢兢而懐憂之忡忡惟古人尭

舜其君民者素景仰其高風思勉焉而不懈期一致於初終者也

故延平守胡子祺贊　　鄒緝

故延平太守胡公既沒三十年緝始得其墓表而讀之為之嘆曰嗚呼士惟患不見用耳未有用而不見其效者况得顯行於其位其大小設施豈得不有所見哉國家初興凡所選擢必擇其才良端直之士而任之士既抱負其所有故見諸有為皆足以震耀於

當世而其所立類非迂儒俗士所能及若公是已公以洪武三年應詔至京師受知太祖皇帝擢拜監察御史即上書論遷都闗中事其後出為按察僉事調知彭州陞知延平府事以没公在風紀不為激擾之政而人畏其威戀服其化獄以常空其為彭州築隄堰修水利勸民務本力業郡中翕然稱治至為延平聲稱尤著於今延平之人能道其行事盖其愷弟之化有以信於人而其才德又足以服之惜其名位止於

此不克臣於久遠也昔何武為揚州刺史凡所刺舉未嘗敢自私而又仁厚以處下故郡國各重其守相張詠知成都寬嚴適中威惠信於人故既薨而蜀人為罷市蘇子瞻謂其遺愛蜀人久而尸祝之若公可謂無愧於公者矣公之次子光大為春坊右庶子與余為同門友既覩公之事乃追為之賛曰

昔在太祖勤思賢輔有偉哲人實承知遇布衣登朝居法從班遷都之議動于天顔内臺外憲薦揚風紀兩紆郡符

嗚玉曳履材宏德碩無積不施惠愛所加民自懷之肅肅之儀瞻望莫及箠策之從願為公執

鏡容自贊　　楊溥

資可以為學而理或未明時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厲而莫及焉嗚呼老矣

吳敏德像贊　　王直

海虞吳敏德為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持敬慎之心秉亷直之節其議論舉措蓋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

俗變化方外而圓內者相去遠矣此其像也而予爲

之贊

允毅吳公率德自躬聖明御邦克躋顯融豸冠峩峩邦

之司直必誠必恭不詭不激雍容進退端笏垂紳小人

所憚君子所親維昔名臣始終一致神之相之福祿斯

備風霜肅物生意寔存願弘厥施以暢皇仁

自贊小像

其才學則迂踈其志行亦狂簡幸逢時以效愚每惴惴

於自反然僚友謂之强而主上謂之板愧變通之未能徒為達士之所莞也强者矯亢不阿之名板者愚執不通之謂蓋氣質蔽固之已深而學問變化之未至若謬比於憸邪則難合乎公議雖内省之無愧然豈敢忘敬畏也哉

訥齋贊

金寔

言可訥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僨言不可以不訥也

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
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是為訥之模

伏生授經圖賛 有序

周敘

伏生諱勝濟南人也案史記伏生故為秦博士孝文
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年
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
先是秦焚書伏生壁藏之兵興流亡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

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又按漢書顔師古註鼂錯受書時伏生老不能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是圖蓋當時授經之象中坐者伏生旁侍者其女前跪而坐者錯也圖用縑素僅二尺而蒼山古栢靈芝石床書几之狀莫不曲盡巧妙畫者之意亦工矣哉於戲聖人之道寓於六經而書者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所由

載有天下者不可不以之取則也使非漢文求之伏生傳之天下後世將貿貿焉莫知聖帝明王精神心術之所寓而道晦矣愚故謂尚書一經不幸焚滅於秦幸而表章於漢尤幸而傳授於伏生也且是時伏生年已九十餘使漢文求之不早不幾於泯焉矣乎然則是書之傳豈非天耶而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之功又豈居漢之諸儒後哉戶部員外郎高君信以是經登進士歷官朝著有聲家藏斯圖命工裝潢

成軸以余家傳是經也求識之久之未敢執筆而高君之請益堅敬用書其故而為之贊曰

大哉聖道寓諸六經煌煌尚書實統厥成秦亡漢興斯道幾晦展也伏生爰際其會心惟口誦以教以傳晁錯之受漢文之賢斯文千載既晦而顯展也伏生其功不淺尚爾後學是仰是宗拜瞻圖像邈焉高風

文昌帝君像贊　劉定之

有以孝陵御容傳寫為文昌帝君像者臣定之稽首

贊曰

日行于天光寓萬形全得為月分得為星雲得為霞雨得為虹影得水底火得鏡中圓明晶彩晶彩日同於皇開天自天陟降其寓于茲文昌帝像主世之文緯地經天有赫厥用無私其權冲天烏紗朶雲龍袍就之日近望之天高臣拜稽古古亦有是宋仁宗像即真武帝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明文衡卷二十一

明文衡卷二十二

明　程敏政　編

七

志釋寄胡徵君仲申　宋濂

華容孝廉與廣平文學遇于神明之臺孝廉問曰予締子交已越二紀其貌固狎其志則未之聞也子能為我揚搉古今而釋之乎文學曰走也不敏長自巖穴鶴氅編襦士芝之緼

食動趾跟蹐發辭謇吃忽挾緗縹去歷都邑見者大噱指爲木刻錯愕周章無地寄迹獨孝廉煖我以温顔前我以重席迪我以三古之芳猷期我以九能之至域拜孝廉之貺厚矣孝廉有問敢對以臆寓形霄壤不翅蟣蠓時幻歲遷電滅鳥空唯極所適其樂則鴻出游大澤才騫氣雄鼻尖出火耳後生風金張前驅許史後從牽黄臂蒼箙矢韔弓仰落雙鵰俯擒長熊毛血旁灑塵坌四封入據邃館廷實惟供罍尊旁午豆俎衡從肉腴含春酎暈移童器周八音律合六同部分

立坐筵布西東緑華白台南威紫衙䋁輔竒牙瓌質妓容歌喉撼塵舞袖翩龍其有事固日新而弗足也竊有志焉孝廉能許之乎孝廉曰欲敗度縱敗禮古人所戒予豈宜蹈之願聞其他文學曰班生投毫令名煌煌終童請纓其齒甚少不有焰焰孰潛其爝非勒銘於燕然必建標於粵徼軒冕以之蟬聯紳笏以之嫽嫽衛霍擁軫樊陳執纛公子埽門王孫媚竈霜露係乎吹噓予奪視其慍笑其鋭也若孟勞之出魯橈其重也如天球之鎮

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為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未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畀畀南陽之畊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弔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醫閭分布九疆總三條於中區限兩戒於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翰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叶湯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嶽長水伯瀆宗

叶莊昴宿寶符之貴玄龜青紲之章金匳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晦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於咸池晞髪於扶桑谿氛埃於人瑕發忠信於天光蒼水之使稷亡之君庶一問之勺鼎湖而想遺弓履河洛而思聖勳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廓子耳目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毋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責實禮度是師上下有叙隆殺異宜苛察繳繞弗失絲釐貴儉兼愛上賢右

凫釆椽不斵型簋唯土畣然自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千目莫窺秉要執本立為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為萬物主儀節或愆峻刑弼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鞅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厥攸宜八政之首著于經彛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畢具凡有猷為罔越憲制若是喧陋駭猋迅

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颯颯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雜陳而神授握機也芒芒乎曠野萬里而列井布棊也走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甚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目眇列繙繙繽繽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鈐星式雷經金鷄玉狗風角鳥情制罷尚精動合神機胄鎧羅陳戈戟交施渠荅距堙鶩宲

扶胥象車雀杏行馬飛凫武衛大櫓驩耳長殳雲火萬炬渾脫全軀策全罷良其用益張營寨六形旗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趠鳥蛇翼驤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䆋䆋稜稜璜璜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於函谷或喋血於太行或徇地於臨菑或陷堅於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饑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罷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儒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為文學曰粤厥軒轅游心太初上超

鴻流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賓履生師皇馮
醫王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由神泉鹿皮折足山圖
赭衣服閭女九素書赤斧碧鷄朱璜瘕脫玄俗質虛心
存冲寥跡亦佹奇五性既絶九患亦除三階有嚴七變
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象
之玉文契九赤之班符御躋虛之龍戦服太極之麟芝
入火不爇入水不濡入石不閡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
潛靈飛是蓋與天為徒又不特致治於無為也當闢我

石室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覩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為則周孔為之矣文學曰荒荒遺文或偽或真學徒巧辨或正或舛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老生忌尤而異師是嗔藏之名山編簡乃完何傳授有緒而魚魯或殘汲冢一啓蟲書再覩何怪言放紛而弗齊于古綿候相傳内學是尊何列國竇書而盡閱其文僭辭竊義聾俗簧世日新月巧動莫之

制衡錯𣟰瑩方州部家何立言艱深而莫究津涯始生終通生育及資何其象不一而數皆九為原熒丱冡名性氣體何圖指佹殊而重摹迭擬觸類而言何莫非此沾沾動喙徒見其鄙走將鉤其麗鴻掠其纖徼懸空明之金鑑俾無遁於妍媸能若是是亦足矣孝廉曰此粗近之然殫於傳註童習白紛若華蠏死生其間亦奚益哉文學曰孟軻氏沒世乏真儒師師萌庬倀倀奚歸孰廓我矇孰砭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腐艦以泛

具區欲絡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嗚呼噫嚱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于天九聖之心存之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嚱䕺蘢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愮愮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淆混白黒棄其瓚槃寶厥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䛒副宿䄅以剗末習駕舂陵以為舟鼓鬭洛而為檝張武夷以為颿期洙泗之可涉夙興夜寐徨徨業業凜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

如孝廉曰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樀埴索塗愈幽深兮炯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氣兮攀淵追鶱乘赤麟兮文之興喪資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兮朝斯夕斯相期於殁齒兮

文訓　王禕

華川王生學文於豫章黄太史公三年而不得其要倀倀焉食而不知其味皇皇焉寢而不安其居望望焉如

有求而不獲也太史公一日進生而訓之曰子之學文有年于兹志則勤矣吾聞天地之間有至文焉子豈嘗知之乎夫雲漢昭回日星宣朗煙霞卷舒風霆鼓蕩者天文之所以暢山嶽錯峙江河流行鳥獸蕃衍草木茂榮者地文之所以成天地之文不能以自私誕賦於人人則受之故聖賢者出以及瓌人畯士相繼代作莫不大肆於厥辭蓋自孔氏以來兹道大闡家修人勵致力於斯其間鞠明究曛疲弊歲月刓精竭思耗費簡劄

者紛趨而競馳孰不欲爭裂綺繡平攀日月高視萬物之表雄峙百代之下卓然而有為然而躑躅而不進骫骳而不振思窮力蹙吞志而没者往往而是而能登名文章之籙者其實無幾則所謂至文者固夫人所罕知是故文有大體文有要理執其理則可以折衷乎羣言據其體則可以剸裁乎衆製然必用之以才主之以氣才以為之先驅氣以為之内衛推而致之一本於道無雜而無蔽惟能有是則統宗會元出神入天惟其意

之所欲言而言之靡不如其意斯其為文之至乎凡吾之說予豈嘗知之苟知之其試以語我生曰文之為物貴適時好粲然相接合喜投樂有如正始不完文氣遂偏俗尚化遷而排偶之習興焉四屬六比駢諧儷聯抽黄對白調朱施鉛五采相宣八音相便握擒穠纎唅呀寒暄豐腴醲酣眩麗媚妍珠璣溢緘膾炙滿篇凡慶弔與賀牘咸累幅而疊沓王公之門下逮閭閻冠儀縟典往來交際牽奉之以周旋又如大雅既遠詩歌日變玉臺西崑其流也漸支為詞

曲爭嫩競艷字分重輕句協長短浮聲切響清濁和聞羽振宫潛商流徵泛笙簧觸手錦繪迷眄風月留連鶯花淩亂振妙韻於沉宜託葩辭於清婉性情因之而暢宣光景因之而呈獻好會睽離歡忻悲歎莫不假是以託情固無間於貴賤也若是者其為文何如太史公曰古語變而四六古聲變而詞曲文之弊也甚矣請置勿道為言其他生曰命卿選士之法廢而科舉乃興以文取士設為範程漢有射策唐有明經復有詩賦逮宋曰

益增經衍為義而三篇以明賦本於律而八韻以成咸各專其科各精其能其義則意融旨切言粹辭達枝語蔓引叢論英發剗聖秘而立辨斡天機而生說其賦則句鍊字憂音斅韻軋藻秀春擷花艷晴掇校姸醜於錙銖品抑揚於毫髪他若宏辭制舉大科别設文法靡不該文格罔弗列文必學稱博極才號閎傑乃能攻其業凡習於斯者皆賈勇詞場角雄藝圍不厲兵而白戰爭奪孤而先拔若工若拙三年是力若勝若劣一日而决

及其中文衡入文轂則遂圍棘聲徹榜金名揭上賢書於天府承洪恩於帝闕乃躋膴仕乃展遐轍若卿若相鮮不由玆而出矣上以此而求賢士以此而致身文之用世信不可誣也歟太史公曰科舉之文趨時好以取世資特干祿營寵之具耳學古之君子恥言之生曰文之古者登諸金石記誌頌銘具有成式或鐘鼎是勒或琬琰是刻或鐫于麗牲懸繂之碑或鑱在封嶽磨崖之壁莫不炫燿崇勲烜焯茂德載丕丕之嘉猷紀赫赫之

休續雖皆一筆之力九鼎可扛一字之價千金是直爾其宏奧之思雅健之姿瑰瑋之辭攟摭馬班凌厲蔡陳蹂躪韓柳玉釆金聲焜焜煌煌鈎鈎鏘鏘袞章繡紋炳炳焞焞繽繽紜紜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昂翕然而律呂張正音諧䪫韺變體類雲霆勁氣排甲兵沈冥以之而開豁幽閟以之而著宣逖遠以之而綿延然非儒林宗匠藝營宿將道德為世之模楷名位為國之儀望堂堂焉章章焉擅鴻筆攬魁柄稱文章之大家者孰

當仁而不讓宜其婉美古昔傳信令後照四裔以無倫垂千載而不朽兆其為文也不幾於古乎太史公曰文至於是謂之古宜也雖然其為用殆不止是已生曰朝廷之上有巨文焉典謨誓誥制冊令詔譪為王言渙為大號而帝王之制作存焉灝灝噩噩渾渾洋洋凌厲蓬孛揮霍奮揚或溫潤而精粹或宏偉而秀雄或嚴肅而簡重或衍裕而深長經緯天地橐籥陰陽黼黻萬化轇轕三光封職則氣含陰雨之潤授官則義炳重離之明

勑戒則吐星漢之華治戎則揚游雷之轟肆赦則垂滋於春露明罰則示烈於秋霜一字之褒沛漏泉於下地一言之感被挾纊於黎蒸朝出九重暮行四方如風動而草偃如山鳴而谷應奮迅乎寓外旁薄乎域中鼓舞乎華夏陶鎔乎帝皇文章之用葢與造化而侔功矣若是何如太史公曰易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詩曰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文之為用誠莫盛於此矣姑舍是豈無復有可聞者乎生曰文之難者莫

難於史故良史之才古今或無皇道帝德王畧霸圖運祚興衰治道隆汚將相卿士武烈文謨賢智忠孝兇慝姦諛天文五行地理河渠禮樂兵刑食貨賦租選舉職官冕服車輿雕題鑿齒遐方異區恍惚詭變俗怪習殊凡一代之本末皆載乎史故曰史者一代之成書是故事以實之辭以給之法以立之例以律之作史之要必備乎此然非其能足以通古今之體明足以周萬事之理智足以究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義者曾烏得

以稱良史蓋自紀表志傳之制馬遷創始班固繼作綱領昭昭條理鑿鑿三代而下史才如二子者可謂特起拔出俊偉超卓後之為者世仍代襲率莫外乎其榘矱論者以為遷固之書其與善也隱而彰其懲惡也直而寬其樹義也簡而明其防僭也微而嚴是皆合乎聖人之旨意而非庸史之敢干及乎蔚宗承祚之流則遂肆意妄纂曲筆濫箋曖昧其本旨而義駮以偏破碎其大體而辭譾以纖況乎范陳之不若者則又界陋而無足

觀矣故史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而為之者亦必天下之才然後勝其任兹其所為難乎太史公曰噫史之為文誠難乎其盡美矣文而為史誠極天下之任矣抑吾聞之文有二有紀事之文有載道之文史者紀事之文於道則未也生曰聖人既殁道術為天下裂諸子者出各設户分門立言以為文是故管夷吾氏以霸畧為文鄧析門以兩可辨説為文老耼氏以秉要執本持謙處卑為文列禦寇氏以黄老清淨無為為文墨翟氏以貴

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為文公孫龍氏以堅白名實為文莊周氏以通天地之統序萬物之性達死生之變為文慎到氏以刑名之學為文申不害氏韓非氏復流於深刻之文尹文氏又合黄老刑名為文鬼谷氏以捭闔為文蘇秦氏張儀氏因肆為縱横之文孫武氏吳起氏以軍形兵勢圖國料敵為文荀卿氏揚雄氏則以明先聖之學為文淮南氏則以總統道德仁義而蹈虛守靜出入經道為文凡若此者殆不可遽數也雖其文

人人殊而其於道未始不有明焉譬猶水火相滅亦以相生和敬相反亦以相成易所謂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者言本於一揆而已文以載道其此之謂乎太史公曰諸子之文皆以明夫道固也然而各引一端各據一偏未嘗窺夫道之大全人售其私智家尚其私談支離頗僻馳騁鑿穿道之大義益以乖大體益以殘矣此固學術之弊而道之所以不傳也生曰聖人之文厥有六經易以顯陰陽詩以道性情書以紀政事之實

春秋以示賞罰之明禮以謹節文之上下樂以著氣運之虧盈凡聖賢傳心之要帝王經世之具所以建天衷奠民極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法者皆於是乎有徵斯蓋羣聖之淵源九流之權衡百王之憲度萬世之凖繩猶之天也則昭雲漢而揭日星布烟霞而鼓風霆猶之地焉則山嶽峙而江河行鳥獸蕃而草木榮故聖人者參天地以為文而六經配天地以為名自書契以來載籍以往悉莫與之京斯其為文不亦可以為載道

之稱也乎太史公覼然而驚喟然而嘆曰盡之矣其蔑有加矣此固載道之器而聖人之至文矣嗟乎世之學者無志乎文則已苟有志焉舍是無以議為矣是故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易以求其變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樂以求其通本之禮以求其辨夫如是則六經之文為我之文而吾之文一本於道矣故曰經者載道之文文之至者也後聖復作其蔑以加之矣今子知及乎此則於文也其進孰禦焉特在加之

意而已矣生於是再拜謝曰謹受教敢不拳拳服膺是則是效以無忝夫子之訓告

巢雲對　　貝瓊

淮南蘇恒屋于千仞之厓危乎孤鶴之託一枝而雲氣出入乎户牖與野馬絪緼不絶遂號巢雲而處其中凡若干年人莫得見之者有東吳生涉江而過焉恒方據槁梧讀老子書因介而進曰甚矣子之好古也自上棟下宇之作以辟風雨寒暑人固別乎鳥獸已謂之巢者

假也又謂之巢雲者葢假也吾嘗病世之假不知好古之士亦必假之物而為名則彼之困於假者奚病也抑顯晦之跡既殊而憂樂之情懸絶吾請與子論之可乎且以觀吾子之所擇也曰可曰通都之中左回大川右屬羣山宛宛下赴鬱鬱龍蟠甲第是營繚以崇垣椽之約之如跂如翬文窻洞開朱栱鈎連盤盤囷囷仰不見天以居以寢其居孔安不火冬熾無氷夏寒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揚子有言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不能節

之以制而侈靡相傾北漢之田蚡梁冀卒蹈大禍曾不
及覆災之為貴也吾惡為哉曰下隰高原我圃我樊葦
石其間可遊可觀鑿而成窪壘而成塚錯落星布嵌巖
雲㵎或背而崩或環而拱虎豹縱橫駝馬交踵神倂譬
華勢方斷隴境與心謀物以機動異卉騈生脩篠上竦
回飈激芳紅褰翠湧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金谷既虛
而二十四友為禽宜來者之所戒復恐襲其轍乎曰高
臺九層上切星辰俯見百里極乎八垠洞庭為池浩浩

沄沄皃鷺往來候鴈千羣霜降之秋雷奮之春以宣其
壅以泄其煩朝挹羲和夕賓結隣其視巢雲爲何如對
曰古者國有時臺以望氛祲察其豐凶若章華姑蘇恒
勞民爲之而勢危累棊者君子不予也矧其下者罄千
金以奉一已樂之所在患必隨之曰鳳吹參差柱促絃
張乍抑乍揚移宮變商楚腰衛頰二八分行曲按回波
鸞停鵠翔揚蛾聯娟吐氣蘭芳良夜何其厭厭未央絶
纓繼懽炳燭傳觴其視巢雲爲何如對曰孔子曰鄭衛

之音比於慢矣吾自吳之越自越而楚而息於此耳莊生之天籟發蘇門之嘯歌顧不愈乎世俗之好以喪吾真邪曰結友金張連姻衛霍車馬相過氣熾熏灼恥事佔畢擊九六簙遨遊狹邪宿留平樂百金一擲割鮮野酌杯觀五湖埕視四嶽其視巢雲為何如對曰鄙哉貴游子弟席奕葉之寵矜其驕豪荒淫無度故積之百年之久而墮於一旦不亦悲夫曰入黄閤趨紫垣理萬民總百官令出如流勢尊如山門列霜戟堂垂曲旃魚鑰

初啟鶴蓋雲團左右之人衣襲綺紈禄周三族國延子
孫流光百代比德前人其視巢雲豈不有間乎對曰以
非常之才處非常之任者吾絜知校能奚翅鵬鷃之相
萬又可以妄覬之邪苟居其位必不克矣曰然則與雲
卷舒一壑一邱擷秀汲清委化而休非幾於潔身亂倫
之流歟對曰生覩於彼而不覩乎此蓋知其一而不知
其二也雲之為物圓于天地而有時不足圓也藏於山
澤而有時不足藏也汎濫如濤洶乎其不可排也回旋

如雪泯乎其不可執也蔽乎内外為吾之藩籬也彌乎六合為吾之帷幄也其變不一吾之玩也若狎而昵吾之友也茫茫然莫知其所止油油然莫測其所如也於是拉弘景招太白小住廬阜少室逍遥徜徉以永朝夕視彼壯麗之居非吾之所安閬曠之囿非吾之所適馳騁非吾之所事聲伎非吾之所惑而一時赫赫遠近承風未若終吾天年而守其寂寂也東吳生恍焉若失迺為之歎曰吾子可謂不屈於天下之物而特假以見其

志則凡世之沉溺者惡覩物之過乎前其猶太空之雲乎遂録其對

却巧文　　王達

昔栁儀曹曾製乞巧文千載之下有鐵厓亦常擬之矣余讀二先生之文感而作却巧文井窺管見其敢追踵前賢哉姑自釋其抱耳

歲惟壬辰七月之七王子潛居訌訌弗懌適泠風颯然月綻雲拆桐籟薦秋露花凝夕有一嬋娟欻莅吾席析

析步摇灩灩繁飾睍王子而言曰吾天女之孫也職司天巧式利下民禱吾者泰背吾者屯趨吾者富違吾者貧吾久聞子多戇少文吾實恤子來濟子身汝或不憚吾悲汝陳王子竦然欽踵覷覷忞忞似夢非夢謂神非神蒲伏而言曰臣固拙矣敢不願聞天孫整裾端坐憮然曰噫人生兩間孰弗冀通今子弗克巧進自貽醜窮不師詭遇祗業專攻末塗噂沓罷言滋豐技夸鬼蜮計逞狙公鳥翼蛇驤蜂聚蟻同託根巍柯名曰宛童俾不

曲合馬致斯崇路欺握雉祝天祛蠱陽縱陰戢内傾外
融慉陋忻嫭人心攸同聾俗簧世譎行迂蹤季子繇是
而貴曲逆由是而封子不聞歟矧乎妙奪工倕紆行曲
施能若是者庸無不宜前邀後障左繩右規笑浣薇露
戲焚玉蹝錦心繡腹侮書嫚詩啟喙成訟轉趾徵疵予
予奪奪是是非非顛倒縱横起滅提搥倚天拔地斷蛟
剸犀藻飽綴縟陟降驅馳氣劘屈子目短相如諸侯見
構豪族爭儲壹謈可喜壹毀可悲致顯若彼汝奚不為

令子讒吃赭顔沉吟支頤窮鄉僻地運日以奇我令告汝汝應諦思汝不改轍馬能救而夫騏驥捕鼠弗逮狂狸吾將錫子語穽助子嘲機納子之黠驅子之癡詎不偉哉王子曰臣聞駑馬安步麒麟跼躅各有攸得奚㢆奚惡良玉渾然烏事刻琢馬安甚宦倪寛樸學寧為拙傷毋為巧詠岐塗術異彼此相角沾沾求容栩栩强語手擊足旋神辱志沮我嗟其人汩此靈府命栖險竿躬星游弩蔔目逢心臣實不取天孫噱然笑曰井蛙不見

東海蟪蛄不知春秋弗識宜樞弗察芳猷方枘圓鑿事恒弗投毀方瓦合懵不知謀耳與目敵心與身讐么麼之技自矜寡儔汝不思變吾實汝羞汝令絳宫弗懲王堂弗憂攻砦敦潛厓如楚囚匪徒恥之吾實悲之也匪徒悲之吾實悼之也王子又蒲伏而謝曰天孫之心固仁矣啟臣之智固備矣然强哭者雖疾不哀强歡者雖笑不妍生龜脫筩顱非自然危鶴斷脛乃違厥天機械藏心神德不全夫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

賊拙者德巧者凶拙者吉此先正之格言敢弗服膺而警惕於是天孫砉然冥逝茫無所得出門視之但見繁星麗天萬里一碧

翰墨林七更有序　　金寔

翰墨林者永嘉謝君廷循圖書之府也君以和粹謹飭被眷遇得美名於縉紳間藉甚性嗜清玩畜之頗富嘗名其齋曰米家船少傅東里楊先生士奇易以今名而記之予乃為作七更極其辯以進於道意旁

辭庸視古之作者固未免有捧心之誚要之發乎情止乎禮義庶幾而不差者也

覺非先生久客闤闠心厭喧囂怔忪堙鬱思若無聊安得絕境於焉逍遥滌濯煩襟以永令朝聞永嘉主人有翰墨之林曳杖亍亍若履空谷足音跫然主人出速不言心愉盼睞以目升自賓階少敘寒燠主人曰噫走也是林不貲一地匪穹于岑無松之盛非栢之森駢羅圖書錯置瑟琴棐几萬籤上下古今文房百玩觸手可尋

少安撫躁願陳至音於是拂几正席焚沉爇蕙緩宫急羽高畢以序巍巍洋洋無不如意長清短清猗蘭飛佩五曲九引纚纚可繼先生曰美矣哉太古之聲也然鍾期既亡伯牙絶響箏筝遂之耳未能得其惝怳毋勞爾為也主人曰唐虞至聖夘不得與記物設教啟其聾瞽以局必方象地之則以道必正神明其德有白有黑曰陰與陽互陳錯舉雲漢其章防危補罅料敵審已負不可償勝不可恃兩雄相值乃見勍敵龍蛇成陣虎豹堅壁

雖曰小數有至理焉無所用心爲之亦賢先生曰君子不
操勝心毋作機事此孤山處士所以鄙之也願聞其他
主人曰書契初成鳥跡茫昧科蚪再變乃有分隸斯邈
之下鍾王軼出唐臨晉帖如蹈一律狂僧顛史草聖入
神蘇黄米蔡各自絶倫真跡間存初刻咸在點畫使轉
折旋向背明窻淨几目玩心醉誠一快也先生曰儒者
於書固最近事然一好著亦能喪志吾未暇焉主人曰
五色作繢肇自姚姒後世因之畫事由始晉唐以降好

尚巙起顧吳荊關董郭王李入神造妙區别品第耽嗜成僻千金莫以芳揩清流貴動丹扆適情游藝動合玄理宣和纂録寳鑑有史似不可少也先生曰君子寓意於物而不可留意於物此先賢所以恐其泥也敢請大之主人曰陶寫性靈妙在得句物情人境動合天趣模擬之精推敲之至晝或忘餐宵恒失寐窮極彌工思靈愈異神驚鬼泣造物所忌我思古人高不可企先生曰風雅遼闊正聲微茫競趨靡麗大樸日亡安得擊壤以

反渾庬主人曰經緯天地轇轕後先用與政通體隨世遷秦漢雄深齊梁䯏骫韓公倡唐衰弊特起歐蘇曾王鳴宋之盛及今賴之矩矱由正令之作者秀出如雲昭回河漢炳燿星辰鈞天合奏鸞鳳和鳴山輝玉蘊淵媚珠呈走將漱其芳潤咀其英華寤寐于兹林之下不知歲月之虛盈也若是如何先生曰近之矣而猶未也文以載道匪惟辭工上師聖人吾將子從主人憮然曰命之矣聖人之言世謂之經囊括宇宙含煦生靈未暇細

論畧陳其名易備陰陽造化以明書言政事治功乃成感發懲創詩本性情無序不和禮樂由興春秋撥亂王法權衡學庸論孟規矩凖繩猶如菽粟布帛之征一息不繼民不得生浮文勝質奚利攸行走將膏吾車秣吾馬由伊洛以遡洙泗而履吾夫子之庭不知其不可也先生離席而立降階頫首請先羣經旁藝居後以翰墨林為道淵藪

明文衡卷二十二